

賦能家長亦是賦能孩子 家校共進育人人才

資優札記

提起資優教育，不少人會想到拔尖課程或競賽培訓，事實上，影響資優孩子成長最深遠的往往不是課堂，而是家庭的支持和培育。家長既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，也是最長久的同行者，他們的理解、支持與陪伴，對孩子的全面發展有着深遠影響。

教育心理學家任儒理博士（Dr. Joseph Renzulli）的資優理論指出，資優潛能的發展不僅取決於個人能力，家庭及成長環境同樣重要。家長往往是最早發現孩子的資優特質、情緒變化及潛在需要的人。因此，如何賦能家長，讓他們掌握適切的知識和教養技巧，已成為現代資優教育的重要課題。

香港資優教育學苑（學苑）十分關注家長在資優教育中的角色。早前筆者代表學苑出席了第十九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（APCG 2026），分享一項由學苑團隊主導的「家長培訓探索性研究」，探討系統

化培訓如何提升家長支援資優子女的能力，以及相關的實證成效。

資優兒童擁有較高的認知潛能和學習能力，時也可能面對異步發展、情緒敏感、完美主義，甚至雙重特殊需要（Twice-exceptional）的挑戰。家長在培育孩子潛能、照顧其情緒和社交需要的時候，往往要承受不少壓力，部分家長亦因缺乏相關知識而感困惑和焦慮。

就此，學苑多年前開始舉辦「資優兒家長訓練課程」，並在課程完結後以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訪談，了解課程對提升家長教養子女能力、減輕教養時遇上的壓力、改善教養子女方式及親子關係的影響。

學苑調查結果顯示，參加者在完成為期三個月共十二節家長課程後，其教養子女的能力顯著提升，教養子女時遇上的壓力亦明顯下降。透過課程，家長能更了解資優兒童的特質和需要，對孩子的行為

及情緒反應有了新認識，亦更有信心應對日常教養的挑戰。

摒棄嚴密督促 兼顧規範與關愛

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家長教養子女觀念的轉變。不少家長起初認為，嚴格要求和緊密督促有助孩子追求卓越。不過，研究結果反映，在培訓後家長逐漸由較着重控制和要求的「專制型教養」，轉向兼顧規範與關愛的「權威型教養」。

這種觀念轉變有助家長們從孩子的角度理解其感受和需要。在訂立清晰界線的同時，往往能令家長更易透過溝通、尊重和支持，建立更健康的親子關係。

不少家長亦分享，以往面對孩子的情緒問題，第一時間是「糾正」，課程後他們則學會先了解孩子背後的感受和原因。也有家長指，當他們願意聆聽和理解，孩子也會變得更願意分享校園生活和內心

想法。

這些觀察及研究發現提醒我們兩點。第一，資優教育不應只聚焦於知識和能力的培養，也應重視孩子的情意發展和心理健康。第二，當家長獲得適切支援，不僅能減輕自身壓力，更能成為孩子最堅固的後盾，創造更有利於子女成長的家庭環境。

研究告訴我們，為家長賦能，實際上也是為孩子賦能。培育資優人才，家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。在此亦很榮幸能代表學苑出席APCG 2026，與世界各地的教育專家交流，並分享本港資優教育的研究成果。未來，學苑將繼續深化家長培訓及相關研究，積極促進本地與國際交流，持續完善支援服務，協助資優學生發揮潛能、快樂成長，成為具責任感、同理心和國際視野的人才。

●鄧沅馥
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總監（學校及學生服務部）

學語言需勇氣 恒心 大膽開口 勿怕錯

普通話教與學

在大灣區融合、職場發展和對外交流的大環境下，普通話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通用語言。普通話作為溝通工具，早已不限於標準發音，也包括思維和溝通方式的轉變。

對於土生土長的粵方言區普通話學習者來說，平翹舌音是普遍痛點。大部分同學也比較難掌握zh、ch、sh、r的發音位置。許多同學會把「時間」（shí jiān）讀成「sí jiān」。其實，發音時只要用舌尖輕抵硬腭即可。當然要多練習，鞏固發音位置。

另一個難點，是普通話要區分n、l以及前後鼻音。比如「藍」和「男」、「陳」和「程」，不少同學也分不清。其中也有技巧：發n音時，舌尖抵住上齒齦；發l音時，舌尖放鬆，氣流從舌兩側流出。練習時，可對着鏡子觀察口型。平時教到這裏，我還會讓同學多練習繞口令：牛郎年年戀劉娘，劉娘連連念牛郎。念熟之後，對分辨n、l幫助很大。

粵語口語表達習慣和普通話說法也存在差異。我們日常說：「我先走啦！」普通話則說：「我先走了！」兩者存在語序差異，令初學者容易說出俗稱「港普」的口音。雖然粵普對譯不一定有唯一答案，但語法語序仍要注意規範。

面對以上難點，我們不必死板地背拼音，建議循序漸進，從聲調訓練開始：可借助手勢輔助，以手勢高低代表調值，從而建立聲調感知。對於難以掌握的字音，不要單純反覆朗讀，而要先感受發音位置。

學會主動「磨耳朵」

另外，聆聽是提升普通話水平的重要基礎。學習時切忌只顧埋頭朗讀，要學會主動「磨耳朵」。在二十多年的普通話教學中，我常聽到學員反映：有時聽不懂內地同事的普通話，但也有內地同事誇我普通話進步了。

其實對初學者來說，透過電話、網絡溝通，往往比面對面交流難度大；再加上有些人信心不足，或者工作中的專業術語大家都用英語，所以聽不懂也情有可原。因此，平時可以多聽央視新聞、廣播節目，模仿標準發音；主動和說普通話的朋友、同事交流，從對話中不斷修正自己。日常交流中亦要專心聆聽他人說話，慢慢培養普通話的語感，先聽準，再講對。

大膽開口，不要怕錯。學習語言需要勇氣、恒心。初學者不必過度糾結發音是否完美。

掌握普通話，我們可以走遍全國各地，把握更多機遇。當然，學習普通話的同時亦要守護廣府粵語文化。普通話是溝通工具，兩者兼容並存方為理想狀態，學習普通話，無論是在校園，還是在各種培訓班，核心都是搭建溝通橋樑。語言，就是連接全世界最溫柔的紐帶。



●朱硯梅老師

從一龍高飛到群龍並起 剛柔並濟發揮領袖能力

易道縱橫

《周易》獲譽為「群經之首」「三玄之冠」，地位崇高，乃古代聖人之智慧結晶，中華文明之重要瑰寶，其價值不止於推算吉凶，更在於啟發人如何面對變化、修己安人。當中，《〈乾〉〈坤〉二卦分別代表至剛與至柔，其義理尤為重要。《繫辭傳》稱〈乾〉〈坤〉為「易之緼」、「易之門」，正點出二卦蘊藏「易」道之根本精神。

〈乾〉象天，以剛健進取、自強不息為精神；〈坤〉象地，以柔順包容、厚德載物為胸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，獨〈乾〉〈坤〉二卦於六爻以外繫有「用九」「用六」之辭，耐人尋味。

編按：「用九」與「用六」是《周易》中乾卦與坤卦獨有的特殊爻辭。「用九」：見群龍无首，吉。「用六」：利永貞。

歐陽修認為，《〈乾〉〈坤〉之用辭與筮數相關，蓋陽爻以九為變，陰爻以六為變，故曰「用九」「用六」，釋其所以不用七、八也。朱熹認為歐陽修之說「發明先儒所未到，最為有功」，更直接將「用九」「用六」視為斷占之辭，謂凡筮得六爻皆九者，皆應直接以〈乾〉用九為占；而筮得六爻皆六者，則應以〈坤〉用六為占。此一說法，影響深遠，至今仍頗有從者。

然而，傳本《周易》「用九」「用六」二辭之「用」字，帛書本作「迺」。高亨《周易大傳今注》以「迺」為本字，認為「用九猶通九，謂六爻皆九也」。廖名春教授則認為，傳本《周易》「用九」之「用」，以及帛書本「迺九」之「迺」，實皆為「通

之借字。

所謂「通九」，即六爻純陽，筮數皆九；至於「通六」，則謂六爻純陰，筮數皆六。六十四卦中，獨〈乾〉〈坤〉為純陽與純陰之卦，故僅有此二卦繫有「通九」「通六」之辭。

除帛書本「迺」字外，上博簡《周易》引「用涉大川」作「甬涉大川」，則「用」字又可作「甬」。

筆者按：「用」「甬」「迺」「通」諸字，音義相近，可以通用。傳本〈乾〉〈坤〉用辭之「用九」「用六」，當即「通九」「通六」之意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「用也者，通也。」《助字辨略》：「通字，總舉之辭也。」《周易集解》引劉瓛曰：「總六爻純九之義，故曰『用九』也。」據此，筆者認為，《〈乾〉〈坤〉另繫「用辭」，可理解為「總其用」，即總括說明陽剛與陰柔的作用及意義。

〈乾〉卦具有「自強不息」之剛健特性，既能積極向上，邁向「飛龍在天」之境界，亦能激發群龍並起，各展所長，故「用九」以「見群龍无首，吉」總結其用；〈坤〉卦則具有「厚德載物」之柔順特性，可以兼容並蓄，包涵萬物，安定大眾，有利社會長久穩定發展，故「用六」以「利永貞」概括其要。乾開創，坤涵養；一剛一柔，互濟轉化，才能使進取不流於爭鬥，穩定不淪為停滯。

個人追求可啟發他人傳遞力量

由此觀之，衡量乾剛之用，不能只看一個人攀得多高，更須看他能否帶動別人向上。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（或「C朗」）便可作一例，他對訓練



●C朗（右）建功後與隊友慶祝。 資料圖片

與身體管理要求極高，這份自律的意義，不只在於個人屢創佳績，更能激發「群龍翱翔」。

隊友達洛治曾在親述文章中指出，與C朗共事，使他無論作為球員還是個人，都有所成長，也學會如何保持最佳身心狀態。一人的自強，成為另一人的起點；原本屬於個人的追求，遂化為可以傳遞的力量，由一己奮進而啟發他人，正可理解從「飛龍在天」走向「群龍翱翔」的作用與意義。

然而，再強健的球員，也不能永遠停留在巔峰。表現下滑，可以批評；是否上陣，可以討論。但若只以今日尚能攻入多少球，裁定一個人全部的價值，便把乾剛之用，窄化為一時之強弱。以〈乾〉之精神要求自己，也以〈坤〉之胸襟看待他人：既不因昔日功績而迴避今日的不足，也不因今日的不足而抹殺昔日的貢獻。真正值得追問的，不只是C朗還能站在高峰多久，而是當他走下高峰之後，有多少人已因他而開始攀登。

●謝向榮教授
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

多一步追問 引導學生主動探索

數字與人文

筆者於中學任教公民與社會發展科、經濟科及中國歷史科等人文學科，這些科目大多涵蓋在教育局規劃的「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」（PSHE）學習領域之中。參考教育局《〈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〉》，PSHE 領域強調學生在面對時代轉變與發展時，需學會從共同福祉的角度出發，運用明辨性思考能力與創造力，並以同理心及正面積極的態度處理與解決問題。

然而，生成式人工智能（AI）的迅速發展，正對學生培養明辨性思考與創造力的過程帶來深刻挑戰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已開始大量運用 AI 工具，但其使用習慣卻令人擔憂。目前不少學生習慣直接將教師提出的問題複製貼給聊天機器人，並迅速取用生成答案；這種「一鍵獲取」的模式，完全跳過了自我探索與深度思考的步驟。

人文學科教師普遍擔憂學生未經思考便直接將思維託付予 AI，這種現象在學術上被稱為「認知外判」（Cognitive Offloading）。此等疑慮絕非杞人憂天，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（MIT）「AI 教學、學習與研究訓練特別委員會」於 2026 年 8 月 13 日發布的報告指出，學者們更進一步對「認知投降」（Cognitive Surrender）提出警示——從聊天機器人輕易取得正確解答，極易使學生產生「已經掌握知識」的假象，進而放棄深層思考的意願，這將大大剝奪學生的學習動機，甚至損害其學習能力。

打破對 AI 盲目依賴

為了避免學生將思考外判予 AI，筆者嘗試運用 AI 開發了一款促進反思的 HTML 學習應用程式。該程式的核心設計，是嚴格限制系統直接提供標準答案，轉為根據學生的輸入生成評語與引導式追問。同學必須透過回應追問、不斷修正自己的答題內容來深化思考。設計雖然相對簡單，但這項嘗試旨在打破對 AI 的盲目依賴，重新將學習的主體性與思考的責任交還到學生手中。

完成這個應用程式後，筆者更進一步反思教師的角色與教學本質。作為教育者，我們的核心價值不正是為學生的思考提供適切點撥，鼓勵同學自主完善答案，從而避免「填鴨式」的灌輸嗎？當 AI 被轉化為引導工具而非答案生成器時，教學便能回歸教育初衷——引導學生主動探索，真正將學習的主體交還給學生。

●楊振聲老師 沙田培英中學

數字導航

配合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推動創科發展及人才培育的方向，以及教育局推出《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》，學界推動數字教育的步伐不斷加快。月初，筆者代表香港教育城（教城）與傳媒交流，分享如何透過不同工作落實政策方向，也聆聽大家的關注。席間，教城正逐步建立的香港中小學教學專屬大語言模型引起不少討論：可以支援哪些學科？如何配合本地課程？如何幫助不同程度的教師？

這些問題反映，大家的目光正由「人工智能（AI）有多厲害」，轉向「AI 如何真正幫到學校」。大家關心的不只是技術發展，更是科技能為學校帶來什麼實際幫助。相關方案現正按教學需要、本地課程特色、數據安全及可持續發展等原則有序規劃，待細節更明確後，教城會適時分享。不過，有一項工作同樣刻不容緩：培訓教師具備判斷、運用及善用 AI 的能力。

談到 AI 培訓，每個教師的需要並不一樣。有些剛開始接觸，希望學習下提示詞、修改結果；有些已能用 AI 設計教材，更想知道如何配合學生程度、優化課堂活動。如果培訓內容一律相同，便難以同時回應兩者的需要。

培訓的深度，不在於示範多少功能，而在於能否引導教師多走一步。例如，



●教育局與教城推出「教師人工智能素養專業培訓課程」，分為「基礎應用」及「進階程度」。 教城視頻截圖

AI 生成閱讀練習後，教師仍須核對事實、調整深淺度，判斷題目是否對應學習目標。這些看似細微的步驟，正是把「懂得生成」轉化為「懂得教學」的關鍵。

本學年教育局與教城推出「教師人工智能素養專業培訓課程」，分為「基礎應用」及「進階程度」，正是希望提供不同的學習入口。

課程結合教學及校務場景，讓教師按自身經驗循序學習。以設計閱讀練習為例，初次使用 AI 的教師，可以先學習如何清楚交代年級、主題及題目要求，再檢查生成內容；已有應用經驗的教師，則可進一步思考如何調整題目層次、照顧學生差異，以及從學生的作答判斷練習是否有效。分層培訓讓每位教師都有合適的起點，也有繼續進步的路徑。

專業支援亦不能由教育界單打獨鬥。教城近日與科技企業共同製作「教師 AI

素養及應用培訓聯合課程」，以短片介紹 AI 的基本概念及教學應用，方便教師按自己的節奏學習。業界能帶來技術發展及實際應用的視角，教育界則須把這些知識轉化為切合課程的內容。我們亦正聯同科技公司及大學製作更多教師培訓課程內容。與不同持份者合作，正好讓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教學的專業判斷互相補足。

提供持續交流空間

教師還需要持續交流的空間，把「看過」變成「試過」、「用過」，再變成有根據的選擇。因此，教城同時推出「PD Thursday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系列，定期於星期四舉行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，課程由專家角度，分享內容涵蓋 AI 素養基礎、課堂應用、健康使用原則、校園政策規劃、學與教及文化建立六大範疇，讓教師在不同階段按需要參與。

為何是星期四？不妨把它理解為一個固定的「充電提醒」。教師每天備課、授課、批改作業、回應學生，持續輸出，也需要留一點時間吸收新知。當教師有空間學習，科技才更有機會成為教學的助力。

學習不應止於一場講座或一次課程，更是與同路人交流、分享和反思的過程。我們也希望透過教師社群，同工能將課堂上的嘗試與觀察帶回社群討論，從彼此的經驗中獲得啟發。

●林峯博士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